

A. 法捷耶夫等著

新華書店發行

蘇聯文藝界的
批評與自我批評



蘇聯文藝界的
批評與自我批評

A·法捷耶夫等著
王 子 野 譯

新華書店發行

目 錄

論文藝批評·····	A·法捷耶夫	一
A·法捷耶夫關於『論文藝批評任務』報告底結束語·····		二〇
爲布爾什維克的黨性，		
爲蘇維埃文學的高度藝術技巧而鬥爭！·····	K·西蒙諾夫	三
反對文藝批評底庸俗化·····	『真理』報專論	七
附：『十月』雜誌編委會底自我檢討·····		七
關於華連亭·卡達耶夫底新小說『擁護蘇維埃政權』·····	M·布賓諾夫	九
附：B·卡達耶夫給『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二三

論文藝批評

譯者按：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於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二日在莫斯科開第三次會議，法捷耶夫在會上作了『關於文藝批評任務』的報告，本文是根據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真理』報的摘要譯出。

戰後的時期可以稱為新世界底、社會主義世界底進步的意識形態向着過時的資本主義世界底衰老的意識形態展開進攻底時期。

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底巨大的意識工作保證了我們國內藝術文學的繁榮，藝術文學確定了人們意識中的社會主義的生活制度，文學是新的、共產主義的道德底宣佈者，是人們的藝術發展中的新詞語底宣佈者。

一九四六年八月聯共（布）中央通過了有名的關於『星』和『列寧格勒』雜誌的

決定。在這決定裏體現了偉大的列寧所倡導的原則，文學黨性的原則。

聯共（布）中央的決定幫助我們，蘇維埃作家，更深刻地去認識文學黨性的列寧原則——建設中的共產主義文學的基礎之基礎，幫助我們去暴露我們的敵人和對那些主張文學非政治、無思想性底虛偽原則和反人民的、個人主義的宣傳者傳播者給以致命的打擊。

我們學會了識別我們的敵人，即使他們在所謂『純粹藝術』、『爲藝術而藝術』的旗幟下，在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旗幟下出現的時候。

黨教導我們識別文學黨性的列寧原則底敵人，當他們在卑劣的自然主義生理學的旗幟之下出現的時候，這種自然主義專以誣譏人們，特別是以誣譏蘇聯人爲職志。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唯美主義、形式主義、卑劣的自然主義實際上是在結合爲一體的東西，是退化的標誌。資產階級藝術的現時的『精神上的領袖們』薩特和瓊斯等在這上面尤其表現得明顯。

國外帝國主義的走卒過去曾責罵現在還在責罵我們，藝術的黨性的要求等於命令藝術家寫怎樣的主題、內容和形式。不，先生們，我們答覆你，這裏問題不在於形

式，而在於你們的形式意味着藝術底沒落。

當偉大的列寧宣佈文學黨性原則的時候就寫道：『沒有爭論的，在這件事情上，無條件地必須保證個人主動性、個人愛好的廣大的空間，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空間。』在我們蘇聯作家協會的章程裏寫着：我們的題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題材——保證藝術創造有絕對的可能去發揮創造的主動性，去選擇各種各樣的形式、體材和風格。

這就是說，我們同帝國主義的走卒所爭論的不是形式是什麼這個問題，而是我們要反對他們對於人類的蔑視，對於社會的人的蔑視，對於它的進步發展的蔑視，我們要抗議藝術中的這種頹廢和退化。

弄清了問題的實質我們才能暴露文學科學中的形式主義的派別。亞力克山大·維肖洛夫斯基學派的揭穿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這一派是在文學科學領域內拜倒於西方資產階級的主要來源。

近來所謂『同源』論也宣告破產了。整個文學的歷史我們都應從它的具體的歷史發展中和從階級鬥爭的見地去考察。

近來我們曾對民族主義底一切現象、殘餘和偏見給以重重的打擊，大家都看明白了文學中的民族主義者不是別的，不過是外國資本的走卒。

反愛國主義者批評家集團無祖無宗的世界主義者集團的粉碎尤其有重大的意義。

現在已經是人人都明白了，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這樣的一面旗幟，主要是美帝或英美帝國主義拿着它來達到鎮壓人民中的對民族發展的企求的目的，來達到實現自己的帝國主義擴張的目的。爲此，美國帝國主義者就利用了一切的手段，提出世界政府的口號，在像法國那樣的一些國家內派去自己的僱傭的代理人，他們叫囂着說必須放棄自己的民族性而做『世界的公民』。

美國帝國主義者動員了一切種類的現代文學的『領袖』，像安德萊·紀德，湯姆士·愛利奧特之流起來保衛這種世界主義的原則。

嚴格地說，西方資產階級現代文學的意識形態只有兩條狹窄的出路：繼續腐敗下去——這就是出路之一；另一出路是試圖轉上虛偽的樂觀主義的軌道，保衛帝國主義現實的軌道。

文學上的退化是與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包括文學現象在內）的科學思想的破產相

伴而行的。

我黨所進行的一切反對反愛國主義者批評家集團，反對無祖無宗的世界主義者的鬥爭都是爲了肯定藝術發展中的最先進的原則。

我們應當時時記着，我們正在創造新社會的文學，共產主義的文學。這就是爲什麼黨領導我們進行反對文學領域中的世界主義現象的鬥爭，爲什麼這個鬥爭，雖然無祖無宗的世界主義者並不是這樣多，却帶着十分尖銳的性質，爲什麼它捲入了差不多我們一切的共和國。烏克蘭在粉碎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之後也進行這個鬥爭，它現在已達到我們波羅的海沿岸諸共和國。請那些無祖無宗的世界主義者不要想：這不過是一場一打就完的戰役。

黨以開展這樣的鬥爭來給藝術的文學和文藝批評的更加提高掃清道路。

近年來黨曾教育我們上了非常嚴格的黨性的課。在評估『青年近衛軍』這部小說時，黨曾恰當地糾正了文藝批評。黨曾恰當地推翻了作家協會領導者所已造成的對西蒙諾夫的小說『祖國炊煙』虛偽的意見，而給以批評。黨曾批評了A·索福羅諾夫的劇本『貝開托夫的經歷』和B·柯日夫尼柯夫的劇本『火河』的思想錯誤，在這些

例子上都把爲蘇聯文學的思想性藝術性水平的鬥爭，爲提高它的質量的鬥爭大大提高一步。

不久之前我們讀到了M·布賓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的對卡達耶夫底小說『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有原則性的批評，在那篇論文中主要是批評這小說破壞了生活的真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藝術上的缺點。

所有這些例子都說明黨是如何注意教育我們的藝術文學的和文藝批評的幹部。

自然，這不能不表現出我們在文藝批評的領域內有相當的成績。

假如，比如拿我們俄羅斯的批評的現狀來說罷，那末它已經十分成功地清算了惡名昭著的『同源』論。在我們這裏出現一批關於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著作，我們的確可以把它推薦給我們的學校和高等學校。這裏可以舉出紀念涅克拉索夫的『祖國遺產』三卷，C·瑪加辛論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的著作，M·波利亞柯夫的『柏林斯基在莫斯科』，B·涅車瓦論青年時代的柏林斯基等著作。以上各書雖然免不了還有或多或少的缺點，但這些書乃是我們的批評思想的成就。在各民族的共和國的批評著作中可以舉出的有Г·古塞諾夫的著作『論十九世紀阿捷爾拜疆的社會和哲學思想的歷

史』，卡薩赫的文藝史家西德柯夫的著作『阿爾登薩里的教育思想和啓蒙活動』。

以前我們曾批評阿美尼亞的同志逃避到遙遠的過去，說他們沒有把自己民主主義的啓蒙者或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提高到應有的程度。而現在出現的一批著作在這方面是前進了一步。

毫無疑問，現在已能較正確地、歷史上真實地論述古典作家。完全記得，例如，與出版普希金全集有關的著作，或者我們的文藝史家關於普希金誕生百五十年紀念的著作。B·葉米洛夫改寫了自己的論柴霍夫的著作，這部書曾把柴霍夫相當理想化了而受到公正的批判。此書的新版現已問世。

差不多在一切共和國內都重新來研究文學的歷史。『卡薩赫文藝史』第一卷已出版，波里辛柯和古托羅夫寫的關於白俄羅斯文學史基本問題的第一部論綱也在白俄羅斯出版了。

這樣的工作到處都在進行。

還可以指出一些關於現代文學問題的論文，這些論文是我們的批評家寫的而有原則的意義，這是由於它們擊中了思想上的要害，提出了現實的問題，或者對作家的創

作作了真正科學的和嚴格的分析。

在我們的批評家中間存在着一種好的傾向。我們有着一批能够正確地工作的幹部。然而大家都看到，同藝術文學的發展比較起來，我們的批評是薄弱的。它不只落後於文學的總的發展，它在它所擔負的任務面前尤其顯得薄弱。

同時必須指出這種落後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大部的批評家脫離了現代，這種脫節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史留傳下來的，把批評家區分爲只研究過去的文藝批評家和只研究現代文學的批評家，並且在數量的對比上研究現代的反倒少些。

這不是偶然的，在文藝批評的領域內至今還潛伏着許多有害的資產階級的殘餘和現代資產階級文藝史家所鼓吹的觀點。例如，莫斯科國家大學的文學系，列寧格勒的赫爾岑教育學院和其他的某些大學都出版與現代問題和現代文學完全無關的『學報』。大學的『學報』應當以某種科學論據來給學生和青年批評家和文藝史家服務。然而直到不久以前，它們的情況還是很糟糕，完全缺乏以黨的態度來對待文學現象。科學活動的這個地段應當作一番澈底的清算。Г·波斯貝洛夫關於浪漫主義問題的論文是不正確的，在那論文裏他把普希金、求海爾貝克、十二月黨人、馬爾林斯基併作一堆，另

一方面是波戈金和雪維列夫。А·波利亞克論高爾基的著作『俄羅斯浪遊散記』充滿了完全虛偽的見解，這種見解老早就受過批評了。在列寧格勒大學乞乞爾尼茲基同志的學位論文選擇了『在P·M·里爾克創作中的俄羅斯文學』這個題目。里爾克是何樣人呢？極端的神秘家和詩中的反動者。在戲劇和音樂的科學研究院內，科學的工作員蘇貝爾同志致力於『形式主義的美學原則』這個主題的研究，顯然是想進行爲了揭發形式主義所必要的工作，然而它看來像是在現代的條件之下宣傳形式主義。

現在文學的教科書沒有，供大學用的俄國文學的教科書也沒有，關於西歐文學一直還在使用着柯根、弗里契的陳舊的、錯誤的教科書。說明西方現代進步作家的文學著作是沒有的，關於中國、羅馬尼亞、波蘭、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捷克斯拉夫、匈牙利各國的文學的著作幾乎完全沒有。

此刻在高等教育部面前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損害我們青年頭腦，不是用文學黨性的列寧原則而是用陳舊的資產階級觀點去教育他們，這種現象要到什麼時候才停止呢？假如人們從年青時就學了一些錯誤的著作，我們怎能避免我們的批評中有這一類的錯誤？

由於這種不自然的、反列寧的黨性原則的結果，由於分裂爲批評家和文藝史家的結果，以致使我們所謂『文藝的』著作中，就是說在各民族共和國內出現的論述過去的著作中肅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現象是這樣的困難，這樣的緩慢。直到現在竟然還存在着公開的民族主義的叫囂，例如在基爾吉茲。直到現在在某些著作中還保留着文學發展『同源』的思想：在坦基克國家出版局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中學八年級用文學選集』中，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二十世紀韃靼文學選集』中都保有這種思想。在八年級用的卡薩赫文學教科書中曾發生嚴重的錯誤，一九四八年該書的新版並未完全糾正。

我們應當做到，使文學史和現代文學由同一批人來研究，他們是黨的和非黨的布爾什維克，他們無論考察過去的和現代的文學都是從列寧——斯大林的觀點出發。

我們的批評很少抨擊國外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出現，這也應當認爲是我們批評薄弱的標誌。

我們的批評的很大缺點是在於幾乎沒有總結性的論文，批評除了少數例外，都避免對作品藝術的估價。舉例來說例如B·貝爾查夫在『文學報』上的論C·希拍乞

夫的詩的論文；M·馬杜索夫斯基在『新世界』上論M·伊薩柯夫斯基的詩的論文；E·朵爾馬托夫斯基的論西蒙諾夫『朋友和敵人』一著的論文；B·哥芬雪飛爾論M·柯里蓋『幸福』一詩的論文。在以上這些論文中，對於詩人的著作除了孤立地去估價以外，至於它們與蘇維埃的整個聯系，與現在詩人的創作的發展的聯系是被忽視了。

在兄弟共和國內也可發現類似的現象。烏克蘭的雜誌『祖國』原則地躲避藝術的評價。在白俄羅斯的雜誌『火焰』裏也是如此。

還有一個沒有消滅的小宗派大大地損害着我們的批評。我們可以舉出『十月』雜誌內的文藝批評來作例子。一切在這雜誌內印出文章的作者都不能在這雜誌內見到應有的批評。那上面常常寫到雜誌的編者Ф·潘菲洛夫，但只有從積極方面的評價，有時給以最高的評價。而在『十月』雜誌的篇頁上受到責罵的是什麼？在那上面碰到尖銳的批評，或者簡直是被漫罵的是什麼？近年來那上面大罵И·愛倫堡的『暴風雨』，B·拍諾瓦的『克魯日利哈』和A·岡察爾的『旗手們』，附了很大的保留條件才接收И·拍夫連柯的『幸福』，發表了И·培萊佐夫評A·伯爾托詩的抹煞的論文。

C·特萊古勃的『活的同活的』這部書中有積極的因素。想研究馬耶可夫斯基的意圖是有價值的：很少人把他的詩整個地來研究。作者在說明馬耶可夫斯基的廣大的思想的和詩的成就時，想批判地對我們文學發展的整個過程作一番考察。這是好事情。在那裏他指出了個別的詩人所表現出來的非政治性、個人主義，這是有益的，清掃的工作。但是不能把馬耶可夫斯基同大多數的蘇維埃詩人對立起來而只支持一個集團。

蘇維埃的批評應當是有原則的，從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出發的批評。這種批評應當使人信服自己的真實性，但是由於自己的薄弱的結果，我們的批評經常是無原則的。可惜這個特點作家協會底領導者有，我們的雜誌底領導者也有。

我們應當經常記着這些課：當在作家協會中，在雜誌中和在個別批評家的行為中發現無原則性時，黨就教育我們如何去批評某些文學中的現象。為什麼文學家自己不能指出『青年近衛軍』的錯誤呢？為什麼我們自己不能提出與A·索福羅諾夫的劇本『貝開托夫的經歷』和B·柯日夫尼柯夫的劇本『火河』有關的一切問題呢？關於西蒙諾夫的『祖國炊煙』也應同樣去看。這些以及類似的錯誤說明存在着尚未消滅的友

情關係和在文藝批評中大都實踐與理論脫離，當批評是隨波逐流的時候。

我認爲M·布賓諾夫批評『擁護蘇維埃政權』那篇論文是一個很大的成就。M·布賓諾夫的論文與作家協會領導者所持意見相反，他們企圖保護這部小說。這個人表現了深刻的原則性，他對作品作了嚴格的分析，毫無顧慮地揭露了熟練作家底藝術的錯誤。

當在批評家底工作中表現着尚未克服的資產階級的影響、友情關係和自身的理論的薄弱的時候，因此一切愚蠢的、枝節的小事就取得力量。於是小宗派、四平八穩、怕『得罪人』等等都開始活動起來。

我們應當在批評中帶進布爾什維克的秩序和認真地研究文學理論的問題。

由於黨在我們的文學家中，在作家和批評家中進行了廣泛的思想工作的結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的研究更向前推進了。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概念對於我們這些已參加過多年爭論的人們是越發清楚了。但是在『十月』雜誌所展開的關涉到我的論文『文藝批評的任務』的爭論是相當失敗的。它的失敗主要在於：儘管我在這文章內提出了不少的必要的問題，然而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提法是抽象的。爭論獲得了抽

象的性質。在報紙上批評了這場論爭，這個批評是公正的。

我們有作家協會會章，那裏包括了完全經過審查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公式——它是在斯大林同志提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方法問題的時候寫定的。在會章內寫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維埃藝術的文學和文藝批評的基本方法，它要求藝術家在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具體地去描寫它。並且現實的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的具體性應當同以社會主義精神來從思想上改造勞動者和教育勞動者的任務結合在一起。』

B·葉米洛夫和A·烏皮特批評過我的論文是完全對的，他們抗議在那文章裏所寫的一個公式，說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裏結合了『現實主義的原則和浪漫主義的原則』，或者抗議那裏所說的現實主義的原則，這就是說批判的原則，而浪漫主義的原則，這就是說肯定的原則。我當時沒有對這問題考慮得成熟，而笨拙的公式又使十分確定地提出革命浪漫主義的問題和它的必要性的問題本質整個混亂了。

但是在B·葉米洛夫的論文內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肯定的部分需要再受批評。他片面地、局限地引用了辯證法唯物論以前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公式：『美是生活』，在